

Hakoman, t'iou, t'apo.

Une réponse pour chaque demande.
(Questionnaire sur la religion catholique)

(année de l'empire)



MAISON MERE DES SOEURS
MISSIONNAIRES DE L'IMMACULÉE-CONCEPTION
2000, CHEMIN SAINTE-CATHERINE
COTE-DES-ROCHES MONTREAL, P. Q., CANADA

MAISON MERE DES SOEURS
MISSIONNAIRES DE L'IMMACULEE-CONCEPTION

2900, CHEMIN SAINTE-CATHERINE
COTE-DES-NEIGES MONTREAL, P. Q., CANADA

答
問
條
答


S.M.G.C.



光緒十一年冬
月土山灣重印

客問條答序

天地一廣廈也。萬民一巨族也。有萬物然後有男女。是爲巨族之始。厥後衍傳漸廣。人類漸繁。陳綱紀。興禮教。邦國于以立。疆域於以分。是爲巨族蔓延。迨至洪水滔天以後。流延愈久。生齒益多。綿五洲。析四海。歷數千百年。音問不相通。踪跡不相雜。是爲巨族之分。有明中葉。西人獲亞墨利與奧削尼二洲。是猶巨族久分。重通譜系。雖中國與西邦。代有往還。時通贄幣。而邦交之密。莫如今日。竊謂天下一家。萬姓一脈。必當同敬眞主。同奉眞教。同

享永遠眞福。而乃於物與民胞之意。絕無遺憾。吾西人於眞主之教。早得竟委窮原。以故遠來東土。力廣其傳。俾億萬姓共識乾元。咸登福域。特恨教道未能偏及。而寡聞者未免迷津之嘆。爰將要理數十章。并華人素所疑問之事。縷析條陳。設爲問答。囑李司鐸杖繙譯成帙。付諸棗梨。辭不尙華。文從清淺。願閱者畧其詞而會其義。一得之愚。可助三隅之反。是則予所厚望者也。

光緒八年仲春江南主教倪懷綸識

客問條答

客曰。教士爲何國人。

答曰。不一其國。法、英、意、班、諸國皆有。惟以數言。則法人當首屈一指焉。

客曰。君與教士相識否。

答曰。余自幼奉天主教。束髮讀書。亦在教堂公塾。余與天主教士相契最深。此外教士非吾所知也。

客曰。天主教事。正某所欲聞者。執事旣信其教。所知必確。盍明以告我。

答曰。知無不言。愚之素性爲然。况旣有明問。安敢秘密不

宣。

客曰。西人遊歷中邦。通商謀利。亦人事之常。固無足異。若教士離鄉去井。冒險重洋。祇以傳道爲詞。不顧此身利害。是則吾所不解者。

答曰。教士宣傳正教。引人遵信。非無所求而爲然。惟所求非此生利祿。乃善與人同。以邀身後眞福耳。

客曰。是何言歟。吾中國聖聖相傳。賢賢繼起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。昭垂千古。義精用宏。萬物畢賅。語大天下莫能載。語小天下莫能破。豈斯道之外。復有所謂正教哉。

答曰。夫道大而無外。推而莫盡者也。神農師悉諸。黃帝師大撓。堯師子州。舜師許由。文王師呂尙。孔子師萇宏。古王帝猶以道有未盡。折節就學。豈後之人。反可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外。別無義理可求哉。况秦燔而後。古籍不完。三代前卽或至理詳明。今則未免闕如之憾。教士以大中至正之教。傳行中國。發人所未發。明人所未明。其意皆出自至性。烏可非之。

客曰。聖賢書所載。皆仁義禮智。日用綱常之理。取之不盡。用之無窮。何必西洋人越俎代謀。曉曉申辯。自詡爲益人智耶。

答曰。經書賢傳。載有仁義禮智。日用綱常之理。固已然。人生必以反本歸原。欽崇天地大主爲先務。以修己淑人。得享身後永福爲要事。乃孔子罕言命。又曰未知生焉知死。又曰未能事神。焉能事鬼。是要道大端。闕畧未及。徒致功於尋常日用之間。豈非於生死大道。獨抱遺珠之憾哉。

客曰。請問教士之說何如。

答曰。按教士之說。天地萬物。祇有一主。無形無聲。不與萬物同體。其生無始。其存無終。德能超絕。公正無偏。全能全知。純善無缺。是卽吾教所敬天主。子果未之聞耶。

客曰。子言如是。然安知天地間必有主宰乎。

答曰。天地之有主宰。考據甚多。茲舉一二最著者以證之。
一曰。吾人不待學而能者。謂之良能。良能之所出。至真無誤。夫人各有自然之真情。未嘗相約。而皆知有一至尊之神。被難則哀籲之。爲惡則警懼之。明明有此上主。宰制人心。使之自然尊敬也。二曰。凡物不能自生。必有生之者而後成。譬如子孫生于祖父。草木生于土地。鳥獸生于鳥獸。凡物皆然。未有憑空自有者。况天地之大。萬物之衆。日月麗于天。物類生于地。苟無生造之主。安能燦陳若是乎。且春而夏。秋而冬。永循常度。鳥生鳥。獸

生獸。千古不紊。可知天地萬物。必有一至尊無上之主。眇然默運於其間也。三曰。六經言主宰。既明且切。中庸謂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帝。孔子謂獲罪於天。無所禱也。詩云。蕩蕩上帝。下民之辟。書云。維皇上帝。降衷於下民。禮哀公問。謂事天如事親。天地之有主宰。古哲先賢。深知熟悉。惟後儒從理氣之說。雜穿鑿之見。而古道不明矣。

客曰。然則貴教之天主。卽吾儒所敬之天乎。

答曰。人所以指朴爲璞。不能認識眞原者。正在此天字。何則。六經天字之義甚多。蒼蒼者謂之天。無聲無臭者。亦

謂之天。以無形色。制萬物之天爲天主。固得其旨。若仰目所見之天。則爲九重之分析。無手足。無腹心。其形圓。其體高。頑然不覺。塊然無知。以此爲天主。則謬甚。吾教不欲人指鹿爲馬。故不稱天而稱之曰天主。良有以也。客曰。然則貴教之天主。卽吾儒之太極耳。

答曰。否否。今儒以太極爲造化之原。然孔子繫易曰。易有太極。此言造化之初。有至大至極之元質。用以生兩儀。分四象。並未言太極卽造物之主也。如以太極爲造物之主。則古者郊社之禮。宜祀太極。不宜祀上帝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。宜極言太極之尊。太極之功。不宜屢言天

與上帝。而太極之說。僅一見於繫辭。總之後儒不察。將天地大主。抹煞不論。祇以易有太極一語。伸其理氣之說。非通論也。

客曰。然則理氣之說非歟。

答曰。理與氣。皆無靈之物。無靈之物。不能作至奇極妙之功。即使二氣動靜。能變化生物。然孰使之動。孰使之變乎。得毋謂自動而自變歟。此論斷斷不通。蓋無靈之物。靜不能自靜。動不能自動。必有動之靜之者而後可。譬之舟車。推之則動。舍之則止。不能自爲行止也。理氣既係無靈之物。其不能生萬物明矣。

客曰。按貴教之理。天地萬物。何自而生。

答曰。天地萬物。俱天主生造。天主既造天地。又造一男一女。爲萬民始祖。諭以在世立功。卒至升天享福。奈始祖犯命獲譴。永絕升天福路。故後世子孫。亦不得升天矣。幸天主預許降生。救贖人類。吾人賴其功勳。真心悔過。在世竭誠昭事。不奉佛菩薩。及他古人爲眞主。則死後仍可上升天國。否則墮地獄無疑矣。

客曰。天地萬物。固不能無生。吾人日用飲食。既受大造之恩。自宜昭事弗衰。以明飲水思源之意。至於身後之事。渺茫不可知。何必作此迂計耶。况天堂地獄之說。爲釋

氏之唾餘。何足掛吾儒齒頰哉。

答曰。詩云在帝左右。又曰於昭于天。華封人祝堯曰。乘彼白雲。至於帝鄉。此非儒者所稱之天堂乎。夫薰蕕異器。善惡殊途。桀紂不與堯舜同羣。盜跖不以孔孟爲伍。善人既有天堂。惡人應有地獄。是儒者未嘗言地獄。而地獄之說。已見于言外矣。

客曰。儒者之論。人死四十九日而散。又安有所謂天堂地獄哉。

答曰。孔子曰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也。如使骨肉歸灰。神魂消散。則毀與譽。無與於我。又何需乎美譽乎。此神魂

不滅之證一也。吾中國自古皆有祭。設裳衣。薦時食。饋
聞。憫見。如在目前。使父母之魂。早已消亡。則聽吾哀者
其誰。知吾愛者。又其誰。不將徒事空文。絕無取義乎。此
神魂不滅之證二也。好生惡死。人之常情。天主賦人好
生之性。必能滿其願。適其情。而後性非虛設。然自古無
不死之人。則好生之性。不能滿於今生。而必滿於後世
明矣。此神魂不滅之證三也。福善禍淫之理。千古不磨。
然今世之人。多有作善反禍。行惡反福者。又有致命以
全義。亡身以盡忠者。如使身死而魂亦散。則作善徒苦。
不如行惡之爲愈。斯言斷斷不通。可知去世之後。別有

永久之賞罰。此神魂不滅之證。四也。所謂永久之賞非他。天堂是也。所謂永久之罰非他。地獄是也。由此觀之。天堂地獄爲永久賞罰之地。爲理之所必然。豈可斥爲釋氏之唾餘哉。

客曰。貴教之天堂地獄。與佛氏之天堂地獄。有何異義。

答曰。佛氏天堂地獄。以輪迴六道爲本根。其說大背正理。故雖有其名。實則無此天堂地獄也。

客曰。人貴正心。心正則何往非福。心不正則何往非禍。所謂天堂地獄。卽由是分途耳。

答曰。人貴正心固已。然人若不敬眞主。不遵眞主之誠。受

生於兩大間。不知報本歸原。無異爲人子而不孝其父。爲人臣而不忠其君。可謂正心乎。

客曰。天地之主。固不可不敬。惟不必限於貴教耳。

答曰。否。家有法。國有律。天主有教。不守家法。不爲善子弟。不守國律。不能膺爵祿。不守天主之教。不能升天堂。免地獄。此自然理之也。天主教非他。乃天主之法律道義。示人當信當行之事。凡人知教而不入教。或入教而不行教。是故違天主之誠。故逆天主之意。雖日夜焚香頂禮。不能悅天主之心。猥可以膺其榮。免其罰乎。

客曰。烏知天主教爲天主所立而遵奉之。

答曰。天主教。先爲天主所親立。後爲耶穌所堅定。耶穌乃天主降生。故天主教實爲天主之教。

客曰。赫赫威靈。蕩蕩主宰。不宜下降塵世。與凡人爲伍。

答曰。此不可以一言喻。請設譬以明之。今使有君人者。舍貴戚華胄之令媛。而立一布裙荆釵之女爲后。以天子之尊。下婚蓬戶。固似不宜。然其屈節下交。適足以見寵幸之深。天主至尊無對。似不宜與世人爲侶。然其切愛世人。親降塵寰。益見其鴻慈逾格。

客曰。既降生。卽不得爲天主。何不居造物之尊。而獨甘爲下賤之人耶。

答曰否。皇矣至德。神妙無窮。其降生非如王之出宮。官之出署。惟以人之體。合於主之位。秩然有序。兩不相紊。既爲人。仍爲主。並未改易其性體。若吾人之性。則以天主降生而益尊矣。

客曰。以吾觀之。耶穌特西方聖人耳。烏得以天主目之。

答曰。耶穌之爲天主。證據甚多。不能備舉。茲特以最著者畧言之。天主未降生以前。數千百年間。泰西各國咸知眞主將來。彌人罪過。故人人望若雲霓。共慶解懸有日。猶太國夙稱文雅之邦。天主降生前。已有先知之士。預言某時某處天主降生。稱其名曰厄瑪諾。卽天主與人

借處之意。又言其生時靈異。臨終事蹟。一一記載。朗若列眉。耶穌一生行實。與古史所言。若合符節。則耶穌爲眞主無疑。蓋以上之事。非大造不能預知。誕妄之言。非大造所能出。故言其爲天主。而名不虛稱。從可知矣。

客曰。盡信書。不如無書。子能保猶太史字字鐵鑄乎。

答曰。猶太國史。泰西各國皆尊爲信史。閱達之士。代有挺生。殫畢生參考之功。均無間可蹈。無悞可指。則其載眞主降生之事。非後人掉弄文翰。彰彰明也。譬之吾中國有經史諸書。累世循誦。奉爲圭臬。使有西人遠數萬里而來。忽謂六經皆神仙誕妄之語。子其聽之歟。

客曰。從來天縱之聖。生時必顯異像。敢問耶穌之生。有何靈驗。

答曰。天主將降生。遣天神謁童身女瑪利亞。告以不因人道生子。名曰耶穌。瑪利亞遂受孕焉。既彌月。瑪利亞毫無災害。生耶穌於猶太之白稜郡。時漢哀帝元壽二年也。耶穌誕後。天神下降。奏樂空際。有一異星麗於天。隣國三王。素諳歷數。見而異之。翻閱史籍。知天主降生時。有異星出。乃束裝就道。行至猶太京都。入朝見王。王問所從來。具答之。由是舉國皆驚。以爲新主既生。國祚將絕矣。王飭在京學士。考核經史。回言新主當生白稜郡。

王乃令隣王先往。已將踵至。三王至耶穌前。俯伏頂禮。獻金香藥三事。禮畢。由別道歸。不與猶太王修別儀。王疑懼甚。下令戮白稜諸嬰孩。無一免。意耶穌必難漏網矣。詎神降自天。預囑若瑟挈耶穌瑪利亞。遷避埃及。乃免於難。

客曰。耶穌避難埃及。終老於斯乎。

答曰。否。避難數年。仍回故土。居納襍勒郡。凡二十有三載。謙卑遜讓。貧賤自甘。因世人薰心利祿。役志繁華。萬惡皆根于貪傲。故耶穌躬示儀型。令人取法。年三十。出宣聖道。簡宗徒十二人。誨訓諄諄。時加化雨。諭以返本歸。

原。欽崇天主爲先務。從善改過。克己苦身爲工夫。樂善好施。物與民胞爲要領。猶恐人暴棄自甘。難于振作。乃勗之以天榮。惕之以幽域。示眞福八端。教祈求七事。又恐空言無據。不能取信於人。于是不用醫藥。愈人百病。未經識面。先揭隱衷。揮一指風浪頓平。出片言枯骸立起。種種靈奇。不能殫述。試以最著者言之。有新婚者。邀耶穌宴。耶穌往焉。席間酒興方濃。忽嗟疊恥。窘甚。耶穌命人注水六罈。少頃。變水爲釀。進於席。甘冽馨香。莫與倫比。駐葛發城某王。因子病劇。求耶穌親臨治之。耶穌曰。汝子已愈。胡不歸。王匆遽歸。果見子已痊愈。耶穌與

弟子航海。中途颶風作。波濤洶湧。衆皆失色。耶穌命風息。霎時波平如鏡。安抵彼岸。有久痿不起者。已三十八年矣。耶穌見而憐之。命攜衾歸。痿者立起。疾忽愈。耶穌往葛發城。途遇一癩者。疥癬污穢。身無完膚。乞耶穌救。耶穌以手撫之。創悉平。國人樂聞聖道。終日追隨。未飲食。耶穌以五餅二魚。飽餉五千人。尚餘十二筐。又一日。以乾餅七枚。小魚數尾。飽饜四千人。尚餘七筐。伯大尼地方。有辣雜祿者。善士也。病亡已四日矣。親朋弔唁者。趾相錯。耶穌因辣雜祿之妹慟哭哀求。命發墓啟棺。大呼死者名。竟應聲出。生活如前。有一孀婦。惟一子而殤。

焉。舉柩往瘞。哭之哀。耶穌良不忍。命死子復生。歸事其母。種種靈蹟。不勝枚舉。此特千百中一二耳。欲得其詳。經書備載可考焉。倘耶穌非天主降生。安能神奇若是乎。

客曰。耶穌生平事蹟。固有駭人間聽者。然吾中國古帝賢臣。亦有神奇莫測之舉。如成湯致雨。姬旦反風等事。載籍猶存。班班可考。其他神異。見於釋道諸書者。尤覺更僕難數。則耶穌之事。非古今獨出之奇也。

答曰。中國書籍。自經秦火而後。舉皆斷簡殘編。雜以穿鑿之說。卽中庸一書。亦有人疑爲漢儒僞託者。其他可知。

譬之女媧氏煉石補天。蚩尤氏能興大霧。此二事均見史冊。然揆之歷數之學。天果可補耶。霧果可興耶。若致雨反風之舉。或以古聖人至誠所感。造物特形其寵眷。或以事出偶然。後人信以爲眞實。俱未可知。至於神仙誕妄之術。出自佛老二氏經典。類皆捏飾以眩俗。何足憑信。若耶穌之靈蹟。迥異於是。瞽者明。聾者聰。跛者行。死者活。如此靈奇。動以百計。上而公卿。下而士庶。莫不共見共聞。其爲蹟顯著光明。非他教之事可比。自耶穌傳道之初。以及臨終之日。計三載餘。隨處行奇。隨時顯異。當時舉國若狂。人人詫異。設耶穌靈蹟。非鑿鑿有證。

則常人信之。明人斥之。耶穌之徒傳之。耶穌之仇毀之。安望智愚賢否。羣然一詞。雖害耶穌者。實繁有徒。譏毀誣謗無所不至。而獨於其所行靈事。僉無異言也。

客曰。如子言。耶穌乃西國聖人耳。

答曰。否否。耶穌屢屢自言爲天主。且曰不信予言。盍驗予事。以其所行之蹟。明證其爲真天主。若耶穌誑語惑人。僭稱天主。天主必嚴罰之。豈容其欺世。卽或忍而不罰。必不肯加其神能。任其顯行妙蹟。蓋起死還生等事。非大造不能爲。苟大造授耶穌以奇權。而不阻其虛言惑衆。是大造惑人矣。安有是理。於以知耶穌之爲天主。非

虛語也。

客曰。耶穌之歿何如。

答曰。耶穌行教時。靈蹟甚多。民心歸附。日積月盛。掌教及士大夫輩深恚之。謀斃耶穌。絕人趨附。耶穌十二徒中。有名茹答斯者。素貪婪。聞掌教蓄意執耶穌。遂密告曰。給我銀莢三十枚。耶穌不難執獲也。掌教聞言悅。約日發兵數百人。往擒之。耶穌甘心受死。未嘗避。衆兵鼓噪至。耶穌詰曰。爾曹覓誰。衆曰。覓耶穌。耶穌曰。吾是。此語甫出。數百人驚怖倒地。僵臥不能興者半晌。既而起。擁擠擒耶穌。耶穌聽焉。聖門高弟伯多祿。髮指目裂。拔劍

斫仇人耳。耶穌責之。取斫下之耳。黏貼原所。痊好無傷。痕已而惡黨擒耶穌去。一路褻慢。目不忍觀。攀其手足。執送掌教署。或捶其身。或唾其面。或褫其衣。百般凌辱。不能盡述。旋送耶穌至總督比辣多署。控以創設教門。自稱天主子。并誣以誘民叛逆。總督再四訊詰。耶穌不難一言剖辯。然以愛人至切。樂受諸艱。故含忍之。不肯言其受屈。總督不能決。飭送耶穌於黑落王。王喜甚。以爲久聞耶穌行異。今得親見之矣。詎屢問耶穌而不之應。王以狂妄目之。發回總督署。總督明知耶穌無辜。惟以掌教煽惑民志。逼令殺耶穌。乃任惡黨所爲。繫耶穌。

於石柱。鞭責數千。筋骨盡露。復織刺棘爲冠。箍其首。力擊之。棘刺深陷骨肉。種種慘酷。不能殫述。卒釘耶穌於木架。作十字狀。身懸空際。聖血流盡而崩。時在午正。太陽失光。地猛震。巨石摧裂。古塚自開。死人復生。入世者不一而足。古殿中帳幔自分。國人覩此異變。相驚告曰。死者眞天主子也。均俯首捶胸。愴懷不自勝。時有博學士。名低尼削。在希臘國。仰觀天象。愕然曰。此殆造物主受難耶。抑世界將窮盡耶。越數年。聞耶穌受難事。適與其所見符合。遂篤信耶穌。終身昭事。已上諸事。皆昭然在人目。泰西無論何國。皆深信不疑。可見述事之眞。非

可以他史比也。

客曰。耶穌既爲天主。何不麾令羣神。殛殺匪類。奚至受其釘而不能解免也。

答曰。此理已言其畧。蓋耶穌愛人至切。自願捨生。代贖人罪。不然。天主神靈妙用。天地莫能容。豈區區數百人所能遏制哉。

客曰。以鄙見測之。天主爲造化之原。幽明之主。不當備受慘毒。受釘木架。

答曰。天主渾然眞宰。窅然靈虛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其始無原。其生無終。斷無死亡之理。但天主降生。兼有人性。

起居服食。無異恒人。故傷重氣絕。亦事所不免。然人性死。非主性死。弗以耶穌之死。爲天主性體就湮也。凡人因罪受刑。固爲恥辱。若無罪枉法。何異塵之掩鏡。霧之障日。暫時蒙蔽。終無損其明。故張儀受攘璧之誣。不疑被盜金之毀。古今人未有謂爲眞盜者。况耶穌本愛人。之意。等生命於鴻毛。吾人當如何報謝。如何欽敬哉。

客曰。耶穌死後如何。

答曰。耶穌崩。聖門弟子。恭葬聖屍於石塚。惡黨派兵若干。駐守其墓。因耶穌在生時。曾言死後第三日復活。惡人恐弟子竊其屍。而矯稱復活也。詎越三日。耶穌由墓自

出光明如日。輕快如神。時有大聲如雷。墓上守卒聞聲倒地。事聞耶穌之仇。厚賂守卒。令譁傳於衆曰。耶穌之徒竊匿屍身。豈知天良莫掩。衆口難防。其事終不能隱。耶穌既復活。現身於諸弟子。及本國人民。諄諄慰諭。至再至三。有一二人同見者。有六七人同見者。有十一人同見者。甚有五百人同見者。耶穌留世四十日。十二見身。講論天主事理。及教會規模。較生前尤加詳密。第四十日。率弟子及親信者百餘人。往阿里伐山。聖身騰空直上。羣神咸集。衆聖影從。門人仰天瞻視。見慶雲護耶穌足。遂不見。然羣弟子瞻望不忍去。耶穌乃遣二天神

下降。命之歸。衆始散去。

客曰。是真養性之學。返本之功。令人習聞之。而有心悅神怡之樂。但不知天主教何如。

答曰。天主之誠。約以十條。一。命人欽崇天主。痛絕邪神。二。不准虛言妄誓。致辱天主聖名。三。誦禱有課。昭事有期。四。命人孝敬君親師長。五。禁殺人害人。自尋短見。醉醇醪。吸洋烟等事。六。禁姦淫穢行。閱淫書。觀淫劇等事。七。禁竊奪勒索。取一切不義之財。八。禁讒言詆毀。公庭妄證。九。禁眞夫髮妻之外。意戀他人妻女。十。禁貪財竊物。作不公不義之想。蓋萬惡皆根內念。欲絕外行。必先戒。

慎於寸衷。理當然也。耶穌未升天。先簡聖伯多祿爲聖教大宗。俾道統有歸。神權有屬。後世嗣其位者爲教皇。迄於今已二百餘傳矣。按教皇之位。恒擇才德超羣者。相繼踐祚。教皇下有主教。教士等。分居天下。掌理教中事務。引人于善。進人于德。勸人崇奉眞原。棄絕邪妄。卒得超拔其魂。與耶穌同在天堂享福。此卽吾教之品秩。有心考道者。不得不知也。

答曰。聞貴教中敬十字架。與所謂聖水者何居。

答曰。十字架乃耶穌受死之具。救世贖罪之大勳績。成於十字架上。故吾教敬之。亦感德不忘之意也。自耶穌被

釘以後。十字架爲贖罪之具。易動天主之心。邪魔則見而畏之。所謂聖水者。原係尋常清水。惟教士按禮誦經。祈降神力。能驅絕邪神。療愈魔疾。亦以見天主神能。不可以邪神惡魅比也。

客曰。所謂邪魔者。非卽無主孤魂乎。

答曰。否。天主初造天神。不下千百萬。其中三之一。背棄眞主。不肯受其掌握。故天主罰下地獄。永爲魔鬼。今其屢屢入世。誘人作惡。蓋欲人作大惡之後。未蒙赦宥而死。永居地獄。墮惡鬼手。其存心兇毒有如此。

客曰。聞西國同敬耶穌。又分耶穌希臘等教。其故何歟。

答曰。耶穌立教。以伯多祿爲基址。後世有教皇嗣位者。爲耶穌眞教。如今天主教是。他若耶穌希臘等教。當初原與天主教同源。而今已改絃易轍。別立教門。無異樹之有斷枝。鳥之有鍛羽。不復與本根連接矣。

客曰。聞教士奉其君命而來信乎。

答曰。否。天主教教士。遠來傳教。皆出自己願。以示其敬主之誠。惟未來前。必先奏蒙教皇俞允乃可。

客曰。教皇何在。

答曰。居羅瑪。統攝教會事宜。各國教士教民。凡涉教會規誠。均宜遵守厥令。

客曰。然則在教之人。不復隸王家版籍乎。

答曰。安有是理。在教者。惟凡教禮攸關之事。當聽教皇之命。其餘家國事務。仍由本國王管理。况我中朝澤被寰區。恩周九有。誰敢出其宰制之外哉。

客曰。子言誠是。特恐教民既衆。尾大不掉。國王雖欲轄制之。而不能如草從風耳。

答曰。否否。天主聖誠。昭事之外。首重敬長。而敬長之中。莫先於忠君報國。試觀天主教傳入中國。已三百餘年。其間屢遭困厄。備受冤誣。教士暨教民。幽於獄者有之。被難死者亦有之。如果志在不軌。可於覆巢破卵時。一洩

其忿恨。乃何以含忍自甘也。咸豐間髮逆竄入江南。衝突燕北。天主教果有異志。此正不可失之機。而何以教士不惟不助匪徒。且招募信人。力爲防堵也。今天下教會多門。行止亦異。曾聞某教謀反。某教肇衅。而天主教則圭璧無瑕。古今一轍。豈至今日而驟失真傳耶。

客曰。天主教非卽所謂法國教乎。

答曰。否。天主教乃天下公同之教。非法國獨得之教。惟法人累世崇奉。力護教會。故於中法立約時。有保護傳教一欸。究其實。不特法國爲然。卽他國亦有保護之律。如華人之在外洋者。由華官保護。此理同此心同。烏得於

天主教獨異之。竊謂教務難行。必須保護。而教務之所
以難行。概以愚民不知教之底細。借令日久相安。司空
慣見。則雖有保護之歛。而無所用之。不亦妙甚。所願諸
當軸德政常施。不任匪徒肆害。則中外一家。且忘乎畛
域之分矣。

客曰。貴教中男女同入教堂。諷經拜天主。此舉實不合中
華禮制。往往爲局外藉口之資。

答曰。陰陽敵體。禍福無殊。男子當敬天主。女流亦當敬天
主。男子有靈魂。女流亦有靈魂。豈可以閨闈之貞。獨逆
諸聖教之外。故天下各國凡有教民。男女同往教堂。習

爲常事。旁觀無詫異之者。况教堂中。男左女右。秩然不紊。安有可疑之跡。

客曰。聞不拘何人。一入貴教。婚姻喪祭之間。頓卽炫俗驚奇。與中土異。抑又何也。

答曰。此事不可不辨。吾教於養生送死。納采問名。與儒教不甚異。惟佛老城隍土地等神。俱生於有天地之後。其生前食息起居。與今人無異。必不能爲天地主。不能爲天地主而尊敬之。豈不謬甚。吾教不爲也。又世俗求籤推命焚楮燒香等事。皆僧道之胡言。賺財之狡計。驗其跡而無效。揆諸理而無憑。以無益有害之事。風行天下。

豈不妄甚。吾教亦不爲也。職是之故。凡祈神演戲賽會。修廟等費。吾教俱不能給予。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。皇上因總理衙門之請。業經特旨恩免。凡遇已上冗費。教民不在應派之例。此外差徭。如完糧納稅。濬河捐賑等地方公舉。教民不特不違。且按教中規律。各宜守法奉公。爭先恐後。斷勿以奉教爲名。稍有恃符之意。客曰。聞貴教不敬先祖。其說安在。

答曰。吾教孝愛祖宗。更甚於他教。蓋他教以跪拜無靈之屍爲敬。以祭祀不飲不食之鬼爲愛。以燒紙錢。焚衣服。種種無益之事爲孝親。不知死求速朽。骸骨歸灰。拜之。

無知。祀之不食。孝親之道。實不在斯。况紙錢衣服。未經入火之前。猶可供人日用。一經焚毀。消鑠無存。以此等妄事。愚其祖父。心或孝而跡實非孝。吾教又不爲也。按吾教之理。父母生則愛之。養之。病則事之。助之。瀕危時。邀集親族老長。誦經祈主。晝夜不輟。直至數日。或數十日之久。俟父母棄養方止。甫氣絕。令人往報教堂。鳴鐘告衆。使衆信人爲初亡者祈禱。其子女痛哭悲傷。甚於凡輩。衣衾棺槨等事。視家資貧富以厚薄之。翌晨。昇屍入堂。請司鐸行祭。求主赦宥生前過失。凡在教之人。無論有無戚誼。皆來堂同禱。誦經移日。此後做七穿孝。與

儒家不甚異。又有不惜巨資。舍財濟困。以拯拔父母之
靈魂者。安葬日。請司鐸至家。或惟邀親族人等。各穿白
衣。手持蜜燭。口中朗朗誦經。送柩入墓。每逢週年之期。
又復終日誦經。爲亡者求主。外此則每日早晚有課。每
七日內一日。特爲亡人禱告。司鐸行祭。定有追思典禮。
每年西歷十一月初二日。別有禮儀。爲亡者祈禱。是日
司鐸率諸信人。同赴墓塚。公同禱主。自是連數日。各戶
請人祈祝。由是觀之。吾教敬愛祖先。遠勝於他教。又儒
家祭祖。上不逾五世。疎遠異姓之人。俱不在祭祀之例。
若吾教則不然。無論親疎遠近。東土西洋。凡爲同教中。

人皆爲之求主。近代立有修道善會。在會者。畢世功修。終身刻苦。棄其塵俗諸事。專以救拔亡人爲務。將其一生功德。盡讓於逝世之人。吾教敬祖。可謂至極。乃外人仍以不敬祖宗爲口實。豈非謬妄之甚。冤抑之甚哉。

客曰。援拔亡人何義。

答曰。人生多過身後必有遺殃。犯大過而入地獄。永不能出。雖求主亦無益。若祇有微過。則暫入煉獄。生人代爲祈禱。可使亡人早上天堂。此祈禱之典。所由尙也。

客曰。如必進天主教。而後能歸天。則堯舜以來。遞傳數百世。聖賢代出。豪傑迭興。不盡爲地下鬼乎。

答曰。天主至公至義。無善不賞。無惡不罰。人若知有造物
眞主。兢兢焉盡心力而爲之。不拂其固有之良。斯人也。
按先聖多瑪斯之說。天主必默啟其心。切愛天主。雖未
行教禮。亦得上升天國。人若自拂其性。縱其情欲。奪人
肥己。背理徇私。死後之罰。自不待言。至前人禍福升沈。
非吾人所能知。但知天主至公至義。下獄者必因其有
罪而罰之。非冒昧從事也。

客曰。古者天子后立六宮。三夫人。九嬪。二十七世婦。八十
一御妻。男子室有正側。振古爲然。何以貴教獨不准娶
妾乎。

答曰。古時人數未繁。天主姑容娶妾。以衍族類。天主降生後。此律已禁。不可復違。且陰陽敵體。男女同情。男可娶妾。何以女重孀居。總之一夫一妻。爲倫理之常。多則淫慾無度。乖理甚矣。

客曰。倘王公貴戚。與極品大員。信從貴教。亦當遵此例乎。
答曰。此誠乃天主所定。不以富貴而變更。是以西國在教。君王不一而足。然一王惟有一后。別無妃嬪。國君尙然。况人臣乎。

客曰。中國官吏。亦有入貴教者乎。

答曰。有。明代徐相國光啟。楊淇園。京兆。李大宗伯之藻。

國朝許纘曾方伯等。皆吾教中人也。惟朔望拈香。非敬造物眞主。故在教者不得舉行也。

客曰。聞入貴教者多傭工手民。至愚下賤之徒。遂致巨家貴族。往往不屑入教。以吾觀之。必拒此貧賤之人。斯貴教可以廣佈。

答曰否。朝廷設科取士。不以貧賤而拒之。况天主愛人。不分畛域。富貴爲天主所賜。貧賤亦天主所命。安可厚此薄彼。故形偏陂。且人生斯世。有貴賤之別。迨升天之後。萬福同沾。不分民吏。惟視人立功多寡。以輕重其賞報。故世間眞富貴。惟在修德立功。以致天福。何必以利鎖。

名韁縈繫意念哉。

客曰。聞貴教中。多游手莠民。鄉里所不齒。而教士任其出入教堂。毀名敗行。抑又何也。

答曰。出入教堂者。不一其類。有欲入教而未入教者。此等人如知其毀名敗行。將驅逐之不遑。豈復准其入教。雖然。人孰無過。過貴能改。如果湔滌前愆。仍准其信道。孟子曰。雖有惡人。齋戒沐浴。亦可以事上帝。此之謂也。間有素行不端。並未改過而亦得入教者。此以聞見未明。受人欺朦所致。非教士故敢卵翼也。又有久在教中。依然荒謬者。是猶國有莠民。家有蕩子。教士多方勸戒。冀

其遷善改過。總之欲知教之邪正。當觀其政令何如。規
律何如。旨義又何如。如律與義。舉皆中正。其教可謂真
教。乃天主教盡善盡美。無一事一誠一說不合正理。則
其爲真教無疑。烏得以一二人之無良。而遽藉爲口實
乎。

客曰。聞貴教中兼容有罪之人。然乎否乎。

答曰。天主慈仁無量。有悔必宥。我教體天主之心。亦不以
有罪而拒之。百計千方。勸其悛改。雖犯人在囹圄市曹
間。教士亦往鼓勵。以期受刑今世。享福他生。吾華人如
明此意。不惟不怪。且將重視吾教矣。

客曰。教士袒護教民。不分曲直。使地方官於民教相涉事。大爲掣肘。此意斷斷不通。

答曰。此事不可不辨。教士深願教道流傳。相安無事。以遂其濟世淑人之意。偶有不法之徒。藉端滋擾。殘虐教民。教士不忍坐視。代爲別白。此固情有可原。理無窒礙。然特千萬中一遇。非可以言大概也。

客曰。西國教士。諒亦如中國僧道輩。爲衣食計。來遊中土耳。

答曰否。中國僧道輩。大都窶人子。早失恃怙。披剃圖生。教士中。恒有富家子。去俗修道。不爲衣食計。可知。且教士

皆通文達理之人。豈竟餬口無方。必欲遠涉重洋。以遂其升斗之需乎。

客曰。既如是何以廣置業產。與我爭什一之利。

答曰。教士無貿易生涯之舉。惟飲食衣服。非財不能給。行李往來。非財不爲功。義塾、嬰所、醫局、聖堂等。非財何以敷用。故少置業產。以資日用之需。實出於不得已。非貪財也。况此等業產。皆衆教士公置之物。非以充一人囊橐。其所取租利。仍爲地方善舉。故名爲教士之產。而實則公諸大衆者也。

客曰。側聞西國。不少匪人。與貴教爲仇。教士何不雨化粉

鄉。而必遠來東土耶。

答曰。西國另有教士。專司訓導之職。不必局外作杞憂。西國從教修行者固多。而不守教規者亦復不少。此等人辜負上主啟牖之恩。其身後被譴。必百倍于常人。今中國人民。尚多未識真教。未見歸天正路。各教士胞與爲懷。甚願引人返本。同享天榮。故不安衽席。以傳道爲己任也。

客曰。聞泰西各國。恒有以貴教爲眼中釘。而存心欺抑者。信乎。

答曰。然。譬之文王拘羑里。孔子厄陳蔡。大道莫容。自古已

然天主教自創立以來。代有艱難。時遭困厄。此非教之不善。實因教道之嚴。直斥匪徒之行。故人多迸拒之。以肆其情慾。然天主至公。無善不賞。無惡不罰。歷觀西國史紀。古今來名公巨卿。以凌虐天主教而卒遭大禍者。不勝屈指。近代天主教人。被難亦復不少。原禍之由來。概由於泰西密密教。一名巧人教。入其教者。以除滅各等尊長。及害天主教爲先務。則其教之妄。不辨而知。豈可尤而效之。

客曰。貴教中實有可鄙之事。爲吾華人藉口。如男女婚配。同至教堂行禮。此舉殊屬無謂。

答曰。夫婦爲五倫之首。婚姻憑六禮之通。伉儷一諧。終身不易。關係之大。莫婚姻若也。以故吾教定禮。男女當合。盥之先。必赴教堂同行禱祝。請教士行禮。求上主降以遐福。所以昭鄭重也。此乃堂堂正禮。衆目昭彰。何可鄙之有。

客曰。聞教士踪跡。尙有不可告人之隱信乎。

答曰。冤誣之言。莫此爲甚。夫誰無妻女。誰無廉恥。今天下人心皆同。吾教詎有異志。如果有此非禮之行。人將鄙薄之。不遑。豈復肯入吾教內。予觀教士。圭璧飭躬。慎之又慎。平日克慾之功。非俗人所易及。彼好事之談。曷足

信哉。

客曰。貴教中有錮養其女終身不嫁者。其意何居。

答曰。男婚女嫁。亘古昭然。吾教女子中。間有一二不字適人者。皆出於自願。無人相強。其意乃守身克慾。矢志堅貞。用以盡昭事之誠。蓋天主降生。不因人道。其重視貞節。已可想見。且冲齡之女。需人訓誨。奉教之婦。需人導引。貧病老嫗。需人扶持。教外女流。需人勸化。此等事非巾幗弗能任。又非主中饋。挈襁褓者。所能兼及。故吾教中有貞女。一則守身立德。一則施濟窮人。洵稱善舉。夫貞節畸行。國家有旌卹之典。何獨於吾教而有異辭乎。

客曰。貞節固堪旌表。然貴教之貞女。果能嫻淨無玷耶。
答曰。苗有稗。璧有瑕。貞女中帷簿不修者。亦嘗偶一見之。
然不可以失足有人。遂以守貞爲不可。至於局外譏談。
盡屬齊東野語。無傷實德。聽之而已。

客曰。貴教中有華人爲教士者。其人品學何如。

答曰。教不以夷夏分。人不以中西異。其人有傳教之志。自
可受傳教之職。初未嘗歧視於其間。故華教士講道勸
人。遵行教禮。無異於西士。

客曰。果爾。則每歲薪水幾何。

答曰。天下一家。四海兄弟。吾華人尙多未敬眞主。難冀同

歸天域。故華教士文學粗通。卽致功於西學。修省十餘年。然後擢爲教士。以遂其善與人同之意。至於俸糈。非所計。亦未有得也。卽有人助以資財。教士不能擅用。當稟明主教而後可。總之教士之心。非爲衣食計。乃欲立功報主。以冀天上榮耳。

客曰。貴教所稱彌撒禮何義。

答曰。彌撒二字。乃西語。譯言祭祀之義。古者天主命刑牲以祭。天主降世後。命裁去犧牲。用彌撒禮以祭。故吾教恪遵主命。一綫相傳。莫之敢廢。在奉祭之時。行祭者先食祭品。後分之在堂男婦。所謂領聖體是也。教外人不

知。每以此舉爲怪。或且誣爲迷藥。盡人。殊不知與祭分
胙。今古所尚。孔子燔肉不至。不脫冕而行。核之吾教規
禮。其間雖有分辨。而其意似可相通。外人少見多怪。何
流俗之好爲喋喋耶。

客曰。曾有敝友。偶入教堂。見老幼數十輩。鱗次端跪。相繼
而起。至木架上。與教士隔簾私語。不知何故。

答曰。是卽吾教所謂告解。按教中規範。修省宜嚴。糾過必
密。凡問心有偶。拂教誠處。宜密告教士。教士以天主所
與之權。赦宥其愆。尤而委曲訓導之。其人聆訓後。必俯
躬拊胸。深自痛恨。以示悔過改悛之意。此不必有大過

而然也。卽一膏之愆。或心馳非分。皆在應告之例。所謂精益求精。密以加密也。教士於聞告後。渙然冰釋。萬不敢偶洩於人。蓋偶洩之則上主之嚴罰必臨也。

客曰。又見有垂斃之人。昇入教堂。教士披縞服。擦油於病人之耳目手足。其故何歟。

答曰。此之謂終傅。亦天主所定。惟疾病已劇者可行之。其義以人生過惡。多根於視聽言動。及五官之嗜好。故人於臨終時。教士爲之誦經禱祝。擦油於五官。求天主赦宥其平生過惡。乃可望身後常生。不致永墮苦獄。

客曰。貴教中人朝夕誦經。長跪移日。無乃自苦太甚乎。

答曰。否。百官見君必先拜跪而後奏事。天主爲乾坤之主。萬彙之原。其尊嚴尤甚於君主。則拜跪禮之。理當然也。客曰。拜跪於誦經時亦已耳。然一入貴教。卽當於教士前叩首。何自褻若是耶。

答曰。西人見教士。本不叩首。惟以免冠爲敬。吾中國以叩首爲敬長之禮。揖讓之文。可加諸同儕。不可行於父師。吾輩旣在教中。君親師長之外。又以教士爲師長。蓋其行教禮。解聖道。勸人以善。進人以德。裨益於吾儕心靈。實非淺鮮。故以敬師之禮敬之。然願則行。不願則否。從無相強之理。慎勿以區區小節。自絕天途也。

客曰。教士傳教數年後。亦捆載回國。以娛晚景乎。

答曰。否。教士來華。專以勸人行善爲務。不婚娶。亦不回國。終身淡泊。畢世潛修。其所求惟身後之福而已。

客曰。聞西國有公款分與教士信乎。

答曰。否。西國並無公款。教士之經費。皆出自二善會。一曰傳信會。一曰保嬰會。吾中國有賑濟救生等局。拯濟貧民。法良意美。西國天主教人。每日助錢一二文。每年四百百文。集腋成裘。積聚鉅款。將其銀分與教士。至各國傳道建堂。勸人認識眞主。此之謂傳信會。四十年前。有法國某主教。聞東邦有溺女之風。心爲不忍。勸各家子

女年未弱冠者。每年出菓餌費百二十文。交首事人。併成巨數。郵遞中國日本印度諸邦。專養貧病嬰孩。使之成人長大。此之謂保嬰會。今此會廣行西國。每年集欸頗鉅。教士於各商埠。建育嬰堂等經費。卽用此銀。且其會既爲貧病嬰孩起見。其錢不可任意他用也。

客曰。人言洋人收養貧嬰。無非挖取心目。煉成西藥。此事余不甚信。而衆口嘵嘵。有無從置喙者。盍明告我。

答曰。誰無父母。誰非人子。倘教士果有此不情之舉。人必羣起而攻之。豈復任其行教。歷數百年相安無事。今各省傳教處所。皆有育嬰善堂。孩提數百人。肥白婆娑。眉

清目秀。其長成而習業聯婚者亦不知凡幾。觀此情形。當亦不信局外胡言。

客曰。聞不特嬰孩受育。而人民入貴教之後。皆得銀錢若干。以爲事畜之費。此事殆非盡虛矣。

答曰。否否。凡人入教。皆由自願。蓋教所以正人心。信與不信。不可相強。且既信之後。必有規誡當遵。殊非易易。如果因財進教。則無財卽將出教。如有人多與之財。又將舍我教而更入他教。楊柳隨風。浮萍逐浪。如是可謂信教乎。我教不惟鄙之。且將拒而絕之。則不賂人入教。從可知也。

客曰。教士不婚娶何故。

答曰。教士以修道爲懷。專誠昭事。不婚娶所以清心寡慾。意至美也。况教士之責。廣揚教道。雖在八蠻四夷之外。五洲萬國之遙。凡有人未認真主。俱當蹈險梯航。前往敷教。使教士亦婚娶。則貨財動其志。物欲縈其懷。遠道動相思之念。米鹽增瑣屑之煩。身在外而心在家。復何能遠涉重洋。見危授命。卽或挈眷偕行。亦無不可。然攜眷則資費繁。情欲熾。貨利不得不取。薪水不得不受。又何能立表以訓人乎。若謂貞身非人力所能。斯言信然。但人力所不能者。天主之力能之。故天主教士。必先修

省十餘年。明知能守其身。然後矢志不娶。非敢鹵莽從事也。

客曰。明季教士始入中國。有南懷仁利瑪竇諸人。皆精天文輿地之學。才藝絕倫。故當時士大夫樂與之遊。若今之教士。未聞有如南利諸公者。

答曰。此非教士之學。遜於前人。惟今與昔。時勢不同。故所事似有稍異。往者西人來華。除教士之外。別無明白西學之人。故國家用之。今則萬國交通。文人踵至。當道卽用若輩。大興新法。而教士適可以專其傳道之責。雖然。天主堂中。間亦有天文臺博物院等。講求西學。以示華

人。但西學之益于人。不若返本歸原。欽崇真主。尤爲真學問眞工夫。故今教士所爲。實有重於西學者也。

客曰。貴教誠大中至正。眞實無妄。特不知從教究有何益。答曰。入教之益。不在富貴功名。因此等事皆身外之緣。得之奇難。失之甚易。卽或永享不失。亦多不過百年。一朝作古。百祿俱亡。此古人軒冕縑塵之慨。所由來也。至奉教實益。在識奉眞原。明分善惡。如子之敬其父而饑寒有恃。如民之事其君而窘難可伸。天主爲萬民大君父。吾人敬事之。其必慰我憂。憐我苦。拯我困窮。牖我孱弱。在世守誠立功。不敢冒犯主怒。身後必得升天。安享無

窮真福。其爲益豈淺鮮哉。且人爲萬物之靈。不可無教。亦不可妄入教。無教則無禮。無禮則與禽獸何殊。妄入教則趨向旣歧。指歸必失。茫茫然道其道德。其德終不得上升天國。殊可痛也。又教必是真主所立。而後可謂真教。吾教之外。別無真主之教。則吾教之外。亦別無真教當從。願吾先生毋自蹉跎也。

客曰。從教當何爲。

答曰。從教不難。惟禱與守與信而已。所謂禱者非他。禱天主也。吾教早夜有課。瞻禮有經。初入教者。必先稍習經文。而後可晨夕祈禱。所謂守與信者非他。守誠與信道。

是也。吾教有問答一書。綜括教中要理。其義雖深。其詞則淺。不難循繹而知。外此則有十誠四規等例。明知而力行之。卽爲吾教中人。難果安在哉。

客曰。諾。謹聞命矣。今而後。愚亦將崇奉貴教矣。

噫。天地間祇有一主。其體無象。其妙無窮。旣不能以二氣混。亦不能以太極僭。寰區寥廓。物類紛繁。無一非眞主化成。而推其序。則萬物之中。莫貴於人。具形驅。秉靈魂。形軀雖亡。靈魂不滅。其身後之福禍。適稱生前之功過。故人之生也。以報本爲向。以昭事爲責。以修己淑人爲要功。以升天享福爲賞報。惜夫常人多過。恒自阻於

天途。舉世歧趨。尤難循夫正轍。故至尊大主。降世爲人。一以贖人罪。一以破人迷。俾人人痛湔舊污。存心修省。以天主正教爲指歸。以耶穌言行爲準的。遵其訓。賴其功。承其令。法其行。恭聆類我之呼。弗致侮予之嘆。如是則心怡神泰。主佑時臨。此日之功勳益進。他年之永福可期。豈不快哉。吾中國賢良代出。明訓昭垂。當今君聖臣良。民安國泰。生齒版圖。逾於萬國。仁聲義聞。著於西邦。惟以左道混淆。異端雜處。有心世教者。不能終安緘默。倘異日者。以造物眞主之理。信之於心。以救世耶穌之表。法之於行。乃可望穰往熙來。同被福祐。豈不懿。

歟。豈不幸歟。但是編祇以教中道義。約畧言之。諸君子欲得其詳。尙有天主實義。集說詮真。萬物真原。天主降生言行紀畧。眞道自證。教要序論。拯世畧說。醒世迷篇。代疑篇。三山論學。盛世芻蕘。訓眞辯妄。答客問等書。可參考焉。

